

考

信

錄

登鎬考信錄卷之四

大名崔述東壁謹考

受業門人石屏陳履和校刊

周公相成王上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書金

膝

金膝一篇並無周公攝政之文唯戴記文王世子篇云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明堂位云武

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由是史記漢書及諸說尚書禮記者并謂周公居天子位南面以朝諸侯而以洛誥之復子明辟爲復政成王之據蔡氏書傳駁之云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啟之是不可以不辨石梁王氏亦云周公爲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

位但攝政豈可以天子爲周公二子之言誠足以料
先儒之失絕後世之惑矣然以余考之周公不但無
南面之事並所稱成王幼而攝政者亦妄也古者男
子不踰三十而娶況君之世子乎邑姜者武王之元
妃成王者邑姜之長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娶
邑姜邑姜之生成王皆當在少壯時明甚而今文王
世子篇乃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成
王幼不能蒞阼則是武王年八十餘而始生成王六

十餘而始娶邑姜也此豈近於情理哉均之父子也

且均之聖賢也王季之愛文王與文王之愛武王當

無以異乃作記者言文王則云十二而生伯邑考十

五而生武王

說見武王上卷

言武王則八十餘而始生成王

之嫡長子王季之爲文王婚何其太早文王之爲武

王婚何其太遲乎由是言之凡記所載武王成王之

年皆不足信况周公之東也唐叔實往歸禾則成王

之不幼明矣蓋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

年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
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然則武王崩時周公蓋以冢
宰攝政不幸羣叔流言周公東辟遂不得終其攝及
成王崩召公暨前之禍遂奉子釗以朝諸侯由是此
禮遂廢後之人但聞有周公攝政之事而不知有家
宰總己之禮遂誤以成王爲幼又見洛誥之末有周
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遂誤以爲攝政之年
數耳不思周公居東二年東征三年七年之中周公

之在外者四五年此時何人踐阼何人聽政成王之
自臨朝視政明矣何故能踐阼聽政於四五年而獨
此二三年中必待周公之攝之也鄭氏謂成王居喪
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叔流言是已然又謂成
王親迎以歸然後攝政則亦未免惑於史記漢志之
言也且復之爲言下告上也春秋傳曰燮將復之又
曰燮將復於寡君孟子曰有復於王者王命周公作
洛故周公使人復王耳豈謂其復政哉曰然則成王

何以稱爲孺子也曰孺子之稱不必其皆嬰兒也晉
文公出亡數年而獻公卒其齒長矣而秦使及狐偃
皆稱之爲孺子有大夫之嫡子而稱爲孺子者孟莊
子武伯於其父時皆稱爲孟孺子是也有未成乎大
夫而稱爲孺子者季孫之稱秩高氏之臣之稱子良
是也而子旗於子良亦曰彼孺子也則是親之少之
皆可以孺子稱之也是故金縢之孺子流言也未成
乎君之稱也立政洛誥之孺子則周公自以親之少

之之故而稱之耳豈得遂以爲重子哉晉慕容盛謂
周公專權代主管蔡忠於王室故有不利孺子之言
又謂周公知文王與武王三齡而求代其死者詐也
雖盛本詐諛之人故以小人之腹度君子然要亦傳
記之邪說之有以啟之也故今但載金縢本文而文
王世子明堂位及史記漢志諸說概不妄附說並見
前武王伐紂條下

戴記中庸篇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
大夫及士庶人余按尚書金縢篇云乃告大王王季
文王又云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又云予小子
新命于三王則是武王未崩以前大王王季已追
王也周公烏得有追王之事哉且二王果周公所追
王則文王以何時稱王邪謂生而稱王邪則文王爲
西伯傳記之文甚明宋歐陽永叔固已辨之矣謂武
王克商之後追王邪則旣追王文王何難復追王二

王若武王但追王文王而不追王二王則是以爲不當追王也武王以爲不當追王而周公追王之可乎考其首尾乃必無之事而儒者咸信之其亦異矣原其所以如是信者無他以中庸爲子思所作而此章爲孔子之言至朱子列中庸於四書遂愈莫敢有議者不知此章斷非孔子之言而中庸亦不出子思之手乃戰國之儒者采輯前人之言以成此書獲上一節采諸三孟子實顯然可見者其冠以子曰者雖相傳

爲孔子之言而爲後人之所附益及假記者蓋亦有之是以中廟之言高者不減尚書論語而間亦有刺謬於經傳者爲是說者蓋亦習於世俗所傳文王受命稱王之說故但以爲追王二王而不言追王文王耳豈足爲據也哉且武王克商之後祀於周廟者屢矣用諸侯禮邪用天子禮邪武王旣爲天子而仍用諸侯之禮必有所未安若用天子之禮則武王固已上祀先公矣何勞於周公之成其德哉嗟夫聖人之

言萬世所取信也然必眞爲聖人之言然後可以取
信非可徒以名焉已也魯襄仲之將立宣公也以君
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
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
聽遂入卒弑其君而殺其身然則言亦不可以妄信
也是以余於傳記必其與經合者然後載之不敢信
一人率爾之談遂以爲眞聖人之言也

衛去毛詩序云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

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鄭氏謂此詩在
周公居東之日朱子謂此詩在成王初立之時余按
鴟鴞以下六篇皆周公時所作此篇若又出於周公
則是七篇皆與幽無涉何以名之爲幽曰述幽俗也
然流火投木烹葵剝棗在在皆然以民間通行之事
而獨謂之幽俗幽何在焉且玩此詩醇古樸茂與成
康時詩皆不類竊嘗譬之讀大雅如登廟廟之上貂
蟬滿座進退秩然煌煌乎大觀也讀七月如入桃源

之中衣冠樸古天真爛熳熙熙乎太古也然則此詩
當爲大王以前幽之舊詩蓋周公述之以戒成王而
後世因誤爲周公所作耳竊疑幽之舊詩當不止此
此篇因周公識之傳之而獨存猶商頌當時亦必多
而正考父獨得其十二篇也至於鴟鴞以下則以其
詩皆爲周公而作而音節亦近幽故附之於幽風之
後而此一篇則幽之正風也故今不載之於周公之
篇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命之曰鷓鴣王亦未

敢誚公

同上

鷓鴣鷓鴣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詩幽風

金縢弗辟之辟鄭氏以爲退辟

同

居東以爲辟位而

居於東自僞孔傳出始訓辟爲法而以誅殺之意解之於是居東爲東征以鴟鴞詩爲在黜殷之後隋唐之際鄭學浸微孔穎達作疏遂棄鄭而用僞傳唐宋學者靡然從之雖朱子詩傳初亦采其說及後答蔡沈書始覺其謬而蔡氏作書傳乃本朱子之意以正其失今載其說於左

朱子覆蔡沈書說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

卽謂僞傳

蓋以孔在
鄭前也

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
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
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
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心事公平
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然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
子自是合如此

蔡氏尚書金縢篇傳辟讀爲避

古字避
皆作辟

鄭氏詩傳言

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

卽偽傳蔡
氏誤以爲

真安國作

以爲誅殺之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

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邪

此下數句已見朱子書中今節之

我之

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辟則於義有所不盡
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爲身計哉居東居國
之東也孔氏以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
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
遲之之詞也

余汝朱子之論正矣蔡傳之釋此文義尤詳盡復何

疑焉然後需尚多從僞傳而非蔡者豈以詩傳出於
朱子故邪抑未取詩書之言而深思之邪書云流言
於國不云殷畔則是殷猶未畔但聞流言而遂辟也
流言者道路之言事後知其所起乃追書之當時尚
未知爲誰何周公可以疑似而遽殺其兄乎周公之
東征討武庚也武庚未畔討之何名未畔而已伏誅
則是初無殷畔之事而周公誣之也若謂武庚之畔
卽在流言之時則史當特書之以爲討之張本不得

但記流言遽云當誅誅流言者邪誅畔者邪雖初搦
筆之童子不至如是况史臣而有此文理邪詩云曰
予未有室家又云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則是王室
不安諸侯携貳而尚未知其所定也細玩通篇惓惓
慮患之心溢於語言之表然則此詩作於東征之前
明矣若以爲在東征之後則王室已安天下已靖而
爲岌岌憂危不保終日之言於事爲不切於人爲不
情矣而說者乃以旣取我子爲東征後之証日子喻

管蔡至喻王室言既取我子則管蔡既已受誅矣

朱氏

公遷

信如所云管蔡誅則武庚亦誅矣泉下游魂其

尚能毀我王室乎嗟夫朱子之於傳豈能無千慮之一失况其晚年已不吝於自改其說而後儒反代爲朱子吝之何邪故今遵蔡傳之說而以東征之事次於成王親迎周公之後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木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

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古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
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
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
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
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書金

按書此文居東之非東征益明臨漳呂樂天先生游
己酉記疑嘗辨之今錄於左

己酉記疑一則

節錄

周公居東去京師必不甚遠周公

此時亦無大責任故感風雷之變啟金縢之書執誓以泣隨卽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風也若以居東卽爲東征則武庚所都去國千餘里豈有不下班師之詔又不待風止卽出郊迎公之理由此看來論此事者當以蔡註金縢爲正鴟鴞詩傳雖不觀可也○余按此說深中事理蓋武庚未平周公必不能中道班師武庚旣平周公又不可擁兵居外其爲無事顯然不得謂之爲東征也

史記云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
神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
周公繇書乃泣反周公譙周云秦旣燔書時人欲言
全勝之事失其本末乃云然耳余按一事而所傳聞
異詞遂誤而兩載之傳記如是多矣慶封之聘魯也
叔孫食之不敬賦詩譏之其奔魯也叔孫又食之祀
祭亦賦詩譏之鄭之葬簡公也將毀游氏之廟而子
產中止鄭之爲菟除也亦將毀游氏之廟而子產中

止此皆顯然一事而傳悉兩載之無他采之太博而擇之未精耳左傳猶然況其下焉者乎後人過於信古遂不敢議惑矣譙周之言是也然卽此可見史記之文傳而失其真者甚多學者不可以其近古謂其必有所本遂概信之以爲實也

補管蔡敗商恭間王室

左傳定公四年

管叔以殷畔

孟子

存參○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旣死矣今王尚幼矣

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

尚書
大傳

僞古文尚書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
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云云余按傳稱管蔡
啟商恭問王室孟子書中亦有管叔以殷畔語則是
管蔡之誅以畔故不以流言故也烏有但聞流言而
遂誅其親戚者哉僞書之文其誣聖人不小故今載
春秋傳孟子之文以正之至大傳所言乃伐奄張本
雖不敢必其實而理容或有之故附存之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
延洪惟我勿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
能格知天命○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克民
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穉夫子
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

卜陳惟若茲

書大誥

備覽○武王崩三監

傳云三監管蔡商

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

將黜殷作大誥

序

按大誥篇首當有數語序誥之所由作若盤庚多士多方者而今無之蓋缺文也故今取書序之文補之

紂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左傳定公四年

戰國人多稱周公誅管蔡晉慕容盛遂以擅誅管蔡爲周公罪余按周公東征乃奉成王之命尚書春秋傳之文甚明不得以其事專屬之周公也蓋周公輔相兩朝黜崇並重故說成周事者多歸之於周公正

如陳賈所云周公使管叔監殷是時武王在上太公望散宜生等共佐之周公安得自使管叔乎

偽古文尚書云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以事七乘降霍叔爲庶人三年不齒宋堯叟林氏春秋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註云周公傷夏殷之二叔世疏其親戚不能同心以至滅亡或以二叔爲管蔡者非

管叔蔡叔霍叔三叔不得稱二叔

杜註二叔說同無管蔡霍三叔之說

余按春秋傳云管蔡敗於非命王室王於是乎殺管

叔而蔡蔡叔又云管蔡爲讎周公右王無有一言及霍叔者史記殷本紀云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周本紀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又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皆與左傳文合而無霍叔其尤顯然無疑者管蔡世家稱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下云二人相紂子武庚稱封叔處於霍則不言是然則霍叔未嘗監殷明矣而魯周公衛康叔未徵于各世家亦俱但稱

管叔蔡叔傳相武庚管叔蔡叔作亂周公誅管叔放
蔡叔若霍叔果同監殷而同作亂不應數篇之文如
合符然皆有管蔡而無霍也尚書大傳云武王使管
叔蔡叔監祿父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封其畿內
爲三國邨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
以監殷民皆與左傳史記說同不言霍叔由是言之
以殷畔者止管蔡二叔而無霍故傳云弔二叔之不
咸不稱三叔也至晉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始稱自殷

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鄭蔡叔監之殷
都以北爲鄭霍叔監之偽尚書錄此遂采左傳語而
增以降霍叔之文然則此書之撰於晉以後而非安
國之所傳也彰彰明矣如果安國所傳不應兩漢諸
儒皆不知有霍叔獨至皇甫謐始知之而左氏生於
周世在焚書之前尤不應不知有霍叔而每文皆但
言管蔡也杜氏以下文稱管蔡之故因釋二叔爲二
代之叔世固已強詞至林氏乃據世俗相傳之語以

駁二叔之稱而不復考左傳他文及史漢舊說尤疎之甚矣且降爲庶人者漢以後法耳三代以上大臣有罪可殺可放而未嘗有降其爵者先王所以辨上下別嫌疑定民志也春秋之時卿奔他國乃有降從大夫之位者彼原非此國之卿故然耳本國固無是也烏有朝齒公卿而暮同編戶者哉且蔡叔罪重於霍叔尚有車七乘徒七十人以大夫之奉奉之而霍叔之罪遞輕乃反降爲庶人一何其賞罰之顛倒乎

或疑金縢有羣弟流言之文當不止蔡叔一人然卽
蔡霍二叔亦不得遂稱羣蓋流言者自多人監殷者
自管蔡不得謂流言之人盡監殷之人也故今但據
春秋傳文載之無稽之說不敢以妄增也

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

本

字避景

帝諱改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

史記

宋微子

世家

僞古文尚書有微子之命篇余弟遺納菴筆談嘗辨

之今錄於左

〔訥菴筆談一則〕封微子非封他人比也改革之際難
爲言矣當時命之者之言其於理於勢必有其懇摯
而婉篤者今皆不可得見作書者以其難於措辭故
但爲膚廓通套之語於當日情勢無一語及之譬若
扶牆而行不敢少動惟恐其有破綻以貽後世口實
此正可見作者伎倆而後世乃猶以爲眞聖人之言
也試使後世能文之士代爲此篇其揣情度勢亦必

有可以感動人心而慰安殷之遺民者寥寥數語苟
且了事必不然矣

周公相成王中

補伐奄三年討其君

孟子

近世讀孟子者以周公相武王爲句誅紂伐奄爲句
遂以伐奄爲武王事朱子亦云奄助紂爲惡者余按
經傳無武王伐奄事書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
奄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是伐奄
乃成王事也詩東山云我徂東山惓惓不歸又云白
我不見于今三年是三年討其君卽周公東征事也

尚書大傳亦稱奄君謂武庚請舉事書序又稱成王伐淮夷遂踐奄然則伐奄決在成王之世無疑孟子此文當以周公相武王誅紂爲句伐奄三年討其君自爲一句非武王時事也蓋緣初學讀書多不能誦長句率於四五字處讀斷如知和而和何必讀書飽食煖衣夫子循循然之類相沿既久遂以爲固然耳嗟夫章句之學通儒所鄙然章句之士亦何可多得韓子云凡爲文宜畧識字爲文而能識字說經而能

知句讀此固非易易事也故今伐奄一事載之周公
相成王時偶孔傳又謂成王之世奄凡再叛乃因多
方多士篇第失次而誤說見後多方多士條下

附錄○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

孟子

此事時世無可考者然玩孟子此文曰驅飛廉於海
隅似前嘗討飛廉而飛廉逃於海隅也者疑卽武王
伐紂之時史記所謂不與殷亂者也奄負東海海隅
乃奄東境蓋因奄來臣服故得苟延殘喘至克奄後

始得而戮之耳然則此事當在伐奄之後是以孟子連而及之但於經傳皆無明文故附錄於此

史記秦本紀云周武王之伐紂時蜚廉爲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余按武王既已克殷蜚廉何由至霍果還至霍安能逃於武王之誅而得從容以終天年且蜚廉助紂爲虐者何以帝反嘉之而賜之石棺乎此事至爲荒謬蓋秦

趙之人諱其戮而妄造此說以欺人者是以譏周古
史考深所不信而司馬氏索隱亦以爲非實也當從
孟子爲正

備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

公於東作歸禾

書序

備覽○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同上

按史記載此事與書序同尚書大傳及說苑皆以爲
三苗貢桑而生大幾盈車恐係傳聞而甚其詞者故

不采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

三年

詩調風

按此詩稱我徂東山又稱于今三年是卽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事也故次之於北衛宏詩序以爲周公東征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而作朱傳以爲周公自勞歸士之詞余按此篇毫無稱美周公一語其非大

夫所作顯然然亦非周公勞士之詩也細玩其詞乃
歸士自叙其離合之情耳三年東征不爲不夙破斧
缺斨不爲不勞而其詞絕無一毫怨意若邶之擊鼓
雅之漸石者卽此可見盛世景象以爲勞歸士美周
公此意索然矣至序所稱說以使民民忘其死云者
雖得詩人之旨然謂序其情而憫其勞所以民說亦
非也聖人之於民必有撫愛於平日矜恤於臨時者
是以民忘其死非徒用一詩勞之之虛文卽能有此

效也然則謂序其情而民說何若謂歸士自述其情
雖極勞苦思念而毫無怨上之心由於上之愛民有
素是以上下一體者爲得其真乎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

將
詩幽
風

衛宏毛詩序云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箋云四
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余按破斧缺

折卽叙東征之事東征三年爲日久矣斧破斨缺則
其人之辛勤可知猶宋人詞所云征衫着破着衫人
可知矣之意不得以我屬之大夫而謂斧爲周公斨
爲成王也朱傳以爲從軍之士所作破斧缺斨自言
其勞是已又援斬伐四國之文斥序以爲管蔡商奄
之謬其說尤正然謂答前篇周公之勞已故作此詩
以美周公則尚似有未盡合者詳味此詩之意乃東
征之士自述其勞苦絕無稱美周公一語惟其勞而

不怨由於周公勤勞王室不自暇逸是以其民皆悉
周公之心敵愾禦侮不辭况瘁至於斧破斨缺而無
異言卽此見周公之美耳以爲美周公淺矣以爲大
夫所作以美周公而惡四國尤失之遠矣

備覽○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書序

備覽○成王旣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

同上

按唐叔之歸禾周公在東土成王在周京也此文則
成王亦至東土矣疑克奄之後淮夷尚負固不服成

王因自往觀師也抑不知周公班師之後淮夷復畔而成王始東征與要之當在伐奄之後多方之前故次之於此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吹爾田天惟界

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

僚

書多方

此多方篇文乃初遷殷民後誥之者

附錄○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

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書多

士

附錄○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

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邇比事臣我宗多遜

同上

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鄭康成云此伐管蔡

時事偽孔傳云成王卽政

謂武王崩七年之後

淮夷奄國又叛

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二說不同其後王顧諸儒

皆以偽傳爲誤王論余未之見顧云多方之誥曰惟

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

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

庚旣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

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旣克而

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
君於蒲姑是也孔傳以爲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
而強爲之說

余按多方多士二篇首二章皆叙殷周革命之由次
二章皆叙伐奄後遷殷民之事其文大同小異則多
方之來自奄卽多士之來自奄多方之自時洛邑卽
多士之遷居西爾無疑也多士後一章叙作洛之事
多方絕無一言及之則多方在作洛之前多士在作

洛之後無疑也且多方文繁多士文簡豈非前日既
言其詳故後日但舉其畧與然則多方固當在多士
前而奄初無再叛之事明矣王肅說書專攻康成偽
傳本王肅之徒所撰故好與康成爲異顧說是也惟
謂奄因武庚旣誅而懼則尚未盡蓋奄乃東方大國
武王克商之後未必深服於周但聖人不窮兵於遠
耳尚書大傳謂武庚之舉事奄實趨之然則武庚之
叛必與奄連兵是以周公因黜殷而並伐之也故今

以多方之文次於東征之後而取多士篇中追叙自
奄歸後遷殷遺民之事附於其左以見其爲一時之
事說並見後立政多士條下

簡覽○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

書序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
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嗚
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
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

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
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于文孫其勿誤于庶獄
庶獄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
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
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
士用勸杞我國家

世傳尚書篇次多方立政二篇並在多士無逸之後
余按多方既當在多士前則立政無逸之先後亦未

必果如今之次第也立政言孺子王矣似是成王卽位未久時語無逸戒其逸豫勉以享國之久當是天下無事恐其狃於安樂有初無終之意然則多方立政二篇皆當在召誥前如康誥酒誥之當在金縢前也傳經者失其篇次耳故今仍以立政次多方後說並見前多方條下

周公何以作立政也蓋治國以用人爲要而用人以知人爲先一有不當則民受其殃大都小伯之衆庶

獄庶慎之繁人主安能一一而察之待其不才已著而後舍之亦已晚矣故必克灼知厥若乃使之治我受民也然欲庶官皆得其人非廣搜博采不可巖穴之內具有良材羈旅之中不乏奇士惟其賢則用之不拘於親舊也吾故讀此篇而知東周之世卿非先王之制也觀孟子稱文王治岐仕者世祿則是卿大夫之子孫但世守其宗邑初不世爲卿大夫也周衰卿大夫始多世爲之賢才不復進用以故王室日卑

政不行於天下匪惟王朝卽侯國亦如是春秋時齊
晉最強然皆至戰國之初而遂亡魯衛子國雖久然
皆微弱役於大國惟楚與齊晉迭霸至秦并天下而
後滅強且久莫如楚者楚有何功德而能如是余少
讀春秋傳心常異之久之始悟其故蓋春秋自成襄
以後齊晉魯衛卿皆世傳大夫亦多世者世則不必
其賢而楚獨能用賢故也孫叔敖舉於海觀丁父彭
仲海皆舉於俘固已伯州犁然丹皆鄰國之逃臣初

無蚘蟬蟻子之援而仕至右尹太宰然此猶自來奔
而用之者至申鮮虞僕質於魯以喪莊公而楚聞其
賢遂召爲右尹其汲汲於求賢如是厥後王孫圉聘
於晉猶以觀射父左史倚相誇于鄰國而曰楚惟善
以爲寶是知楚人專以用賢爲事是以強且久而莫
與比也甚矣周公之訓之爲至言也至秦以法令馭
天下惟取吏能守法不復問其賢否故吏闕冗者多
漢興始下求賢之詔以故守令多以循良著者然由

思澤佞倖鑽營權貴而得進者亦復不少元魏既衰
始循資格隋唐以降競尚科目由是授官惟憑科目
遷官但用資格不復以度德量才爲事矣宋太宗論
科目豈敢謂拔十得五拔十得一二足矣夫果拔十
僅得一二彼八九人之相我受民者固已不勝其弊
也信乎文武咸康之治之非後世所能及也說並見
別錄周政通考中

備覽○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

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
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
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

邪

說苑

存叅○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
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駟車五乘皆爲司南之
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

國

古今注

按此事不見於經惟尚書大傳及說苑有之然於理無所害但大傳文有脫悞及不經之語故采說苑之文載之大傳以此事爲在歸禾之時說苑以爲在三年之後要之當在成王歸宗周後故附列於此至古今注所言頗近附會恐係後人增飾然亦未有以見其必不然姑附存之於後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惟太保先
馬公相宅曰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

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

於洛納越五日甲寅位成

書召
詰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
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
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
庶殷丕作

同上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
乃脣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

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渥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渥水東
亦惟洛食俘來以圖及獻卜

書洛
誥

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

左傳昭公
三十二年

成王定鼎于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左傳宣
公三年

按此文則遷鼎於洛者成王也而桓二年傳云武王

克商遷九鼎於洛邑與此異者蓋古人之文多大畧

言之遷鼎由於克商克商武王之事不可云成王克

商遷九鼎於洛邑故統之於武王耳猶之魯晉諸國

皆封於成王世而成鯀謂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國十
五姬姓之國四十也猶之武樂篇中稱桓桓武王於
皇武王必非武王所自作而楚子謂武王克商作頌
云云又作武云云也猶之成王之世周公東征而奄
始滅而詹桓伯謂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且
王孫滿以周人專叙周門沿革不應誤引而臧哀伯
魯大夫因諫納郃門而語及之非其意之所重其詳
固不暇深求也故今棄彼而錄此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
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禋王命周
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書洛誥

此上皆記成王周公營洛之事○惟告周公其後僞
孔傳以爲立周公之後於魯蔡傳以爲使周公留治
洛邑蔡說是也作冊逸誥僞孔傳以爲使史逸誥伯
禽蔡傳以爲誥冊史逸所作二說皆非也何者凡諸
祝誥皆當成於史臣之手然他篇悉不載其名不

此獨記之且無關於事理於文可省蓋逸者失也乃
逸書逸詩之逸此篇後日之所追記故其中多缺文
其祝與誥蓋失之矣然祝誥雖失其大意則可知故
綴其下云惟告周公其後冠其上云王命周公後文
義甚明不煩曲解且傳作史佚不作逸恐不得以此
爲波也

附錄○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月書

此文在書大誥之後康誥之前舊誤以爲康誥篇序
蘇氏以爲當在洛誥篇首然以文義揆之亦不甚合
蓋不知爲何篇之序而其誥已逸耳三月僞傳以爲
作洛之三月然庶殷猶未丕作何以四方卽大和會
安知其非次年周公尹洛之三月也皆未有以見其
必然姑附錄於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上○王曰告爾殷多士

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夫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書多士

此多士篇文乃作洛後誥殷民者○按此篇云予惟時命有申時是也時命者蒙上大降爾四國民命之文卽多方之命也申重也多方已命多士又命故云

申也蓋多方以遷民故作誥多士以營洛故作誥故
多方云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多士云今朕
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
奔走臣我多遜營洛以後更無他事何誥之有然則
此篇在多方後益無疑矣蔡傳亦謂遷民在作洛前
然不知多方卽以遷故誥遷民既在前多方安得獨
在後邪故今次多方於東征次多士於作洛庶其事
之次第一望了然說並見前多方條下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逸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此篇仍當次於多士之後說已見前立政條下

周公何以作無逸也大凡人主值四方多難之日則

憂勤惕厲之心易生當太平無事之時則驕奢安佚之念漸啟方成王之初政商奄迭畔王室不靖成王之不自暇逸同也商奄既定天下宗周飛廉戮淮夷服肅慎來越裳貢此正人主逸樂將萌之時也然人主一有逸樂之念則於庶政必有略不經意之時一有逸樂之念則左右臣僚之窺伺我者必有逢迎意旨以惑君心而自固其寵者昔梁武帝以開國之君及其晚節百度廢弛竟致侯景之亂唐明皇帝躬戡

大難致開元之盛治其後亦以荒淫無度馴致安史之亂播遷於蜀周公知其如是是以作此戒王以預遏其萌也故周頌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惟成王能服習周公之言是以不敢荒寧克基天命於無窮也唐魏徵謂創業易守成難宋李沆數以四防水旱入奏以爲太平無事恐啟人主泰侈之心其意蓋皆本之此篇此治忽興亡之大要故古人皆兢兢於是也○吾讀洪範而知武王之所以繼唐虞夏商

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讀立政無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紹文武而開八百年之大業也六經中道政事者莫過於尚書尚書中自堯典禹貢皋陶謨以外言治法者無如此三篇然虞夏書文簡意深而此則明切曉暢學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輔聖天子致太平之治綽有餘裕矣惜乎世之學者惟務舉業而於此多不究心也唐李德裕幼而敏慧武元衡問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其父吉甫責之對曰武

公身爲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所以不
應然則分詩書與政事爲二自唐已然朝廷以大經
取士果何爲邪其亦可歎矣夫